

認識法光教師系列之八：

顯教商量加邃密，密法涵養轉深沈—專訪許明銀教授

／王俊中採訪·記錄

問：老師近二十多年研究藏傳佛教，一般講藏傳佛教要先顯後密，老師也曾到大陸甘南夏河縣拉卜楞寺去實地修行，請談談那次的經驗。

答：是的，藏傳佛教較重視學佛次第。提到那次到甘南藏族自治州拉卜楞寺修行，約一個半月，當時最好的打算，就是能出家；次要的考量，是能在寺院中掛單，和喇嘛們住在一起，便於修行。但去時因緣未足，拿的護照又時間有限；福份不夠，當地人沒法決斷，故在當地住了一個多月，再前往拉薩，總共三個月就回來。所以修行還是回台才較有成果。

問：老師對佛教，尤其是藏傳佛教，是何時感到興趣的？

答：大學畢業後，我第二年考上政大邊政所，在校我研究的是蒙古薩滿教的信仰，且那時接觸到一貫道，並不是佛教。畢業後碰上國內唯一一次「西藏研究學門」的公費留學考試，得機會到日本東京大學兩年，那才算開了眼界，看到世界第一流的佛學和藏傳佛教研究者如何治學，頗受到衝擊。

日本佛教學研究，除了印度學外，皆是世界第一。他們累積了大約一百二十幾年的佛學研究基礎，產生了相當多課題、人才和成果。中國雖自認為是佛教第二個祖國，但到日本東大人文科學研究科印度哲學研究後，才發現要向他們學習的地方還很多呢！

問：那麼，請老師介紹一下當時日本東京大學的研究學風、教學方法，和訓練學生的方式。

答：我到的時候，日本佛學界可說是大師雲集，如山口瑞鳳、高崎直道、田村芳明、早島鏡正等都在，在東大，以研究西藏佛學為例，大學部上語言課，主要以山口瑞鳳著的《西藏語文法》為教材；研究所則上原始材料，內容很廣，有章嘉活佛《大宗義書》和《三世達賴喇嘛傳記》等，上課時黑板可以升降，還可前後使用，要上的部分分配給學生。記得光我的段落就要準備三、四個小時。

另外，日本學界流行舉辦讀書會，即「輪讀會」，常在每週六，花二一三小時，大家輪流當主席，討論材料，完畢後有的還會要求回去寫文章，另出版季刊、半年刊等。日本畢竟是個重視文化的國家，知道文化是一項長久事業，不會急功近利，他們很懂得日積月累，大學問需要由小研究累積到一定程度才會出來，因此有機構或出版社願意資助出版刊物，每年輪讀會的成果，就可以編輯成論文集出版。

問：據我所知日本的師生關係，是材料、論題、方法的帶領關係，一個老師帶領一群學生對一種大部頭的材料，或一個大架構的問題做更細緻化的發揮。

答：對，譬如山口瑞鳳教授在東洋文庫的時候，他把斯坦因(A.Stein)的微捲分別由七、八位研究生分工研究，這樣帶領上來，由語言、原始材料出發，這種訓練下的學生畢業出來，每個人都可成爲不可忽視的學者，因爲他知道方向怎麼做，瞭解那些地方還值得開拓。我時常和學生說，我福報不夠，沒辦法照顧你們，就是說台灣學界、制度和風氣不大能容許老師和學生間建立起像日本學界那樣的「師徒制」的關係。

問：老師認爲台灣學界缺乏什麼條件，而難以倣效日本，以最基本的材料出發，來訓練研究生？

答：我想這是心態和觀念的問題，實施起來，很容易就會走樣了。學生很少曉得這種念書方式的重要性，所以態度上也就「可有可無」，不會主動去要求教師，遇到一點難處，也就容易放棄了。所以我常說，台灣學生多半很幸福，沒有和別人比較，沒有發現自己原來是「這樣子」的(笑)。

問：不過中華佛研所的惠敏法師從日本剛回國時，聽說曾指導過好幾位研究生透過學習經典語文，來將幾部佛典做漢文翻譯，並且加以譯註，其中也有幾部是藏文佛典，那是否就是將日本佛學研究學風帶進國內的例子。

答：嗯，那是一個辦法。在日本，不只是佛學研究，任何一種學問都是強調要從「下基本功夫」開始的。

問：論及「修行」和「做學問」，可說前者重在「能放」，後者巧在「善得」。太虛法師到日本參加東亞佛教會，曾批評日本向西方學習方法來治佛學，固然處理材料的語言和分析、歸納程度，達到一個高標準，但是真正懂「佛學者」，卻無一人。不知老師對此有何看法：

答：某一個程度來看是如此。像我從日本回來接近二十年了，有時覺得讀書確實會影響修行，這還需要自己好好觀察自己現在處於哪一個階段，然後隨階段來逐步調整。學問上日本是理想的，但是修行上就要看情況了。在鄉下，我們說要學一種謀生技術得學三年三個月，何況是要超生了死的修行呢！你若沒有下功夫，那不是開玩笑嗎！且必須要拿你學的東西到修行中，至於要經多少階段是因人而異的，這樣才能被稱爲「解行並重」嘛！雖然有人說，「走路也可修行，講話也可修行」，不過要如此的話，也需修到一定程度。像我，修入定十年，七十一年回國，八十一年才得機緣修密教。那年我四十一歲，修破瓦法，當時在世俗事上我很不如意，但在修行上我告訴自己一定要下點功夫，接法後七天，我就用那法修入定，速度更快，因爲我已經有十年修定的基礎了。修法是很苦的，但是得自己要求自己。

問：關於密教，老師有何看法？

答：我學佛多年，有很大的感觸：要瞭解佛教，一定也要對密教很清楚，如此才可說對佛教整個的掌握住。去年我在中研院發表論文，底下聽眾問我問題，讓我恍然大悟：在台灣，一般人所瞭解的佛教，範圍只是其中的三分之一或三分之二，因爲他所問的東西似乎對密教一無所知。

顯教較傾向唯心論，可是整體來講，佛教是「身心合一」，密教修行中的曼荼羅(Mandala)就是指身體，當年釋迦牟尼在悟道前，接受牧羊女的一碗奶粥，離開專修苦行的伙伴，到菩提樹下入定，接受過魔考，才開悟成佛。這個本生故事就帶有把顯教和密教，身和心接連起來的一個線索。所謂身心合一，依照密教的術語，就是「樂空不二」。每個人接觸的法門與個人的根器與因緣有關，不過，從一個客觀的角度來看，能從頭到尾進行瞭解，可能才是較完整的途徑。佛教的發展，是相當波濤洶湧的，它不是直線進行，發展到大約五、六世紀時，密教的三個原初雛形出現了，就是手印、真言（咒語）和曼荼羅。藏人相信，釋迦牟尼佛在說法時就有講到密教了。不管是佛世也罷，五、六世紀也罷，還是另一種「七世紀說」，佛教走到後期，可說是「密教化」。不管是二等分、三等分的印度佛教史，後期的都是密教。西藏佛教屬八世紀下半，一直到1203年，都是密教，

在阿底峽進藏前，大約150到200年的黑暗期，這前後藏人接受佛教，是很顧忌小心的，以「戒律」為主體。阿底峽說法，講到無上瑜伽續時，只有講「父續」、「母續」，「時輪」還沒講；等到布敦法師前後，才開始重視時輪金剛根本續，即所謂「不二續」。從譯經、流傳的角度來看，佛教的傳播是有其階段和步驟的，佛教學問如此龐大，傳播又達二千五百多年，空間又那麼廣泛。雖然一般說學佛要「聞、思、修」三慧沒有錯，但光是「聞」還是不到究竟。在西藏學佛，強調次第，學個「五部大論」每部論典都要兩、三年，全部一、二十年跑不掉，然後再修習密教。我是覺得我們這裡的學佛就較沒有這樣的修學系統，故成果也不盡理想。

問：老師您是屬寧瑪派(rnying-ma-pa)的，一般理解寧瑪派是專修密法，不大談顯教的，對於這點您覺得有什麼意見。

答：我倒不這麼覺得，他們還是有許多人很專心研究學問的，我的上師還是西藏大學的博士(格西)呢！整個來講，顯教比較著重「學」的部分，密教則著重在「修」，是實踐的部分。在因果律上，顯教是「因乘」，密教是「果乘」。在佛教八萬四千法門中，中國佛教發展到宋代以後，基本上是禪和淨土為主，但這兩支教派很明顯是不能涵蓋整個佛教的修法的。

問：就老師這麼豐富的就學和修行的經驗，可不可以歸納出來一些忠告，給現在學佛者參考。

答：待顯教有了基礎以後，最好自己找機會去尋求上師修法，根據我個人的經驗，學佛修法還是靠「因緣」，一位上師你與他相處，若覺得很順暢，很舒服，且修得有感覺，那麼他可能就是你的增上緣。但去之前還是要問一下，在台灣許多地方還是「掛羊頭賣狗肉」的。另外，就是要接有傳承，不要斷的密教法，還有，就是要受灌頂，你如果沒有受灌頂，就沒有什麼法可被傳授，那是很可惜的。

問：老師上述，是指修密法者而言，對於先前修顯教法的人如何呢？

答：當時我學顯教時，並沒有人教我，當時教界普遍流行共同的「數息觀」，我個人偏好另一種修法，就是一吸一呼當中配合上佛號咒語，或用四字、或用六

字、或用十一字，因為佛號咒語有加持力，感覺比單純數息要強得多。只要你信得過佛，或你有傳承，有上師指導你，那修行就有了方向。我上師後來知道我這種修法，曾說這個法很好，是個正確的修法。我很辛苦地單獨修了十年顯教的法，後來再修「破瓦法」時，就更快進入狀況了。

問：老師學佛、修行到今天，有沒有什麼感想。

答：個人一直到今天，在現實條件下，都還處於一種不很圓滿的情況下。我同時想要讀書，又想要修行，又要照顧家庭，這當然會比較麻煩，有時也會感覺到修行和讀書是有一點點衝突或矛盾。我的經驗是：首先，你要瞭解現在你在做什麼，然後每天，你要挪一點時間出來，不管那時你有多忙，好好觀想、清修。當一個人完全泡在書本上，久而久之，很容易會失去了寶貴的觀修的。

問：剛才談的是老師修行的經驗，現在回到學術層面。您最近的研究主要的主題是什麼？

答：以前寫過一些介紹西藏佛教史的入門著作，現在我想去從原典中更深入一些，這兩年我翻譯了一本《中有大聞解脫》，這是我目前最得意的成果，這書是我最不如意時，獨自在家裡，花了整整兩年時間翻譯出來的。其中凡是九個字的體例，我都嚴格遵守，不打折扣的以偈頌體譯出。

現在，我很想要通讀些西藏的原典作品，如布敦的佛教史、青史，有好幾部。這些書大陸都有中譯本，當然其中有翻譯的問題，但還是比只有藏文本的時代便於吸收。西藏的材料相當多，到後弘期時多是以佛教觀點來寫，像青史就非常重要。我曾經參考日本羽田野伯猷的日譯本，來看大陸的中譯，覺得羽田翻譯的態度就很值得我們參考，不但譯文忠實，還參考另外兩個噶當派的版本。希望自己在日後在藏經中譯的工作上，我也能做出些成績。

另外，近幾年我研究的重點還有佛教圖像學。密教經典，中譯密續，其中已經把原始佛教、初期佛教、部派佛教、大乘佛教的要義整個濃縮在裡面，要作觀修，要三密加持，即口念真言、手結印契、觀想佛菩薩，皆呈現於曼荼羅(Mandala)或唐卡(Thangka)中。我的觀念，是所有佛教的精髓，皆存在於密教經典中，包括修行、教義、理論，修者一定要看曼荼羅。

在顯教的修法，如般舟三昧經中，原本也注重觀想，但後期似乎逐漸被「止觀」等法所取代了，但我想那與佛菩薩的加持力是沒得比的。嚴格說來，密教是一種意識的改革，要把我們凡夫的庸俗見解一百八十度的改變，如法的話，效果是不可思議的！但若你沒那根器，就無法接受了。所以修密，必須要具備顯教的基礎，才容易圓滿。

問：老師可否介紹一下修行密法的經驗。

答：(笑)不要講我自己修行的體驗，好吧！我想從普遍來講，如果你真的能修行到入定，可以肯定的說，在那狀態你完全超越了時間和空間的觀念，那不是看書或聽別人講就能夠體會的。如上課時學生聽我講話，會覺得「老師，為什麼你的觀念是用「跳」的？」對我來說，我並不是用「想」的，心口合一後，很多話會自然冒出來。四十一歲時，我修行很容易入定，不知不覺就進去了，而且

不分早晚，不看時間的，但我現在較不行，或因福報不夠，講課太多，傷得很厲害，所以我要調整自己。我的習氣很重，求好心切，凡事都希望更好。一個團體，一定要一代比一代強，我總希望自己的學生比我強，這就是我的看法。

許明銀教授簡介

許明銀教授，1952年生於台灣屏東。政大邊政所碩士，1979年公費留學赴日本東京大學，修習人文科學與印度哲學專門課程二年，並研習西藏學。二十多年來解行並重，是國內少數專門研究藏密的學者。

著有《西藏佛教史》、《西藏佛教之寶》；翻譯作品包括(日)長尾雅人，服部正明，《印度思想史與佛教史述要》、(日)山口瑞鳳，光島督，《西藏學與西藏佛學》、《佛學研究入門》、吉祥積的《見次第說示》藏文本試譯、智軍的《見差別》蕃本試譯等多種。

曾任法光佛教文化研究所教務長、中華、圓光等佛研所，佛光山叢林學院等處。現任教於輔仁大學宗教學系、並在法光佛研所開設「西藏佛教史」課程。

